

金水孀

王拓著

香草山出版公司



王 拓 著

金 水 嬌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六八號

有版權・莫翻印

A 0 6

本書如果有破損或缺頁情事請寄回調換

金水孀

定價45元

著 者：王 拓

發 行 者：香 草 山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郵 政 信 箱 13-310 號

發 行 人：陳 朝 寶

門 市 部：香 草 山 書 屋

地 址：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16 號

電 話：(02) 341-6662

郵 撥：1 0 1 9 2 9

香港經銷處：傳 達 書 屋

地 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四號二樓

電 話：5 — 7 9 3 8 9 5

印 刷 者：其 宗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 址：環河南街二段 113 巷 7 弄 16 號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十 月 再 版

試評「金水鑲」

許南村

一、「金水鑲」中的社會

■雜貨担子

金水鑲是以一個生活力很強、個性開朗的，漁村裏的挑雜貨擔的老婦人登場的。「……激響着背，低了頭挑着她的雜貨擔，以細碎的脚步，搖搖擺擺從大路那邊幌了過來」的金水鑲，說明了工商業商品，是怎樣執拗而稠密地浸透到一個極為偏遠的漁村里了。

工商社會的最強有力的特質，在於它是以無量數的，大大小小的商品做爲它層層疊疊的組成部份。人創造了商品，但這些形形色色的商品，却像「神燈」——這個阿拉伯人民最古老而富於寓意的神話——中的巨人一樣，反過來強有力地宰割人類。大量的商品從許多國內和國外的工廠湧而出。它們集中在城市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和商店；集中在鄉鎮的百貨店鋪，密集地浸透

到每一個角落里去。至於那些交通比較不方便的山上或海濱的小村莊，便有這樣或那樣的雜貨車、雜貨擔子，把商品分佈到市場的末梢。

金水嬌的雜貨擔子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工商主義經濟早已透徹地領導了臺灣的經濟生活。即使是一個偏遠的漁村，人們的生活早已嚴密地組織到商品所饑餓地尋求的市場里。單純的物物交換、自給自足的前。近代的經濟生活早已結束。內衣、毛巾、肥皂、牙膏、針線，甚至於香水和三角褲，都通過金水嬌的雜貨擔子流到漁村里去。

「……伊娘，買什麼香皂？浪費錢！能洗就好了，什麼皂還不是都一樣？」

金水嬌又拿出一個玻璃紙袋來對一個年輕的女人說：「月裡，這種內褲要不要買一條？現在最流行的。」

「多少錢？」月裡接過紙袋仔細地捏弄端詳了半天：「十五塊？嚇死人！怎麼這樣貴？薄稀稀，洗不到三次就破了。不好！」

「很漂亮哩。像你這樣年輕漂亮的女人穿這種內褲最好啦，很多人穿哦！」金水嬌把褲子拿出來抖開了給月裡看。「你看，這麼漂亮，又軟又好穿。」她說。

「噯喲，嚇死人，金水嬌。妳也要積點德。這麼一點布要怎麼穿？」旺嫂湊過臉來，把褲子拿到手上揚起來，還尖聲怪調地笑着說：「薄稀稀，遮都遮不住，這要怎麼穿？」

從不用肥皂到用肥皂；從用普通肥皂到用香皂；從婦女的棉布內褲到尼龍三角褲；從對於新產品的抗拒到驚詫和接受，我們看見一種新的社會——商品的社會、新的文化——商品的文化在擴展，浸透到社會生活中最末梢的地區。「金水嬌」這篇小說，便以這樣一個強烈和鮮明的社會變動做背景而展開了。

■ 會錢

商品以無比的密集性追求市場，爲的是要把隱藏在商品內部的超餘的價值，以金錢的樣式實現出來；從而去實踐工商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取得更大的利益。商品生產的社會經濟，把人們緊密地組織到一個由無量數商品組成的社會。從電冰箱和電視機，一至於一張草紙，沒有一樣不是商品，不能想像人們離開了商品將怎麼生活。而市場上的每一樣商品，都必需以金錢去購買。在一個工商社會，人們越是依賴於商品，也就越離不開金錢。就這樣，金錢以一種空前的威力君臨社會生活，深刻地主宰着人類的命運。「金水嬌」的故事，便是金錢的暴力如何肆虐和歪扭了人

性的故事。

金水和金水嬌這一對老夫婦，在逐漸發達起來的工商社會裏，像大多數在落後的農、漁村中生活的人民一樣，是一個被動的，落後的人。他們大多只是依靠提供自己的過度的勞力，去換取起碼的生活。這樣的人，往往是「……安於現實的人；一生沒有賺過什麼錢，所以對錢一向也很謹慎小心。」而他們的「一生，沒有錢的時候，遠遠多於有錢的時候。……從來不敢想要做什麼大生意賺大錢。」

然而，何以即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却不由自主地捲入一筆應該離他們的生活十分遙遠的金錢的漩渦中，招致悲劇性的結局？

這是因為金錢的需求，已經成了工商社會生活中最具權威性的、不可改易的、最高的原則。從消極方面說，金錢是換取商品化了的一切生活素材的媒介。沒有金錢，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工商社會，是絕不可能的。從積極方面說，金錢是依乎「商品——貨幣——商品」的規律而不斷循環、擴大的工商業生產行程中的一個連鎖的部份。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獲取金錢的能力，以及已經獲取的金錢的量，成為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的最有力的標準。任何傳統的標準都不能不在這個新的標準面前低頭。

金水——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徹底挫敗的男人，他以舊式家庭賦予男人的恁恣、兇暴，來逃避

他所無力適應的殘酷競爭的工商社會——原是一個專橫的父親。但是，他的六個兒子們却在這個以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就的社會中，「還蠻可以和人比上比下的」。此外，這些他所一向不會負起養育之責的兒子們，偶爾也一百八十的給他零花。凡此種種，使金水在家庭中專橫暴恣的地位崩解。因為這種地位，只建立在他爲夫、爲父的，舊時代單純的人倫關係上。於是兒子們的意見取得了很大的權威：

這一次，由於他的兒子都那麼一致堅信：會賺啦會賺錢啦。……兒子也娶妻成家了，在社會上還蠻可以和人比上下的，所以他也變得有點怕自己的兒子了。……因此，當兒子們都堅信一定會賺錢時，他也便毫不遲疑地，把幾年來兒子們給他的一百、五十積存起來的萬把塊錢全都拿出來，並且還向人借了一些，也算入了股。結果，沒想到却通通被吃了。

在一個工商社會，人們跟隨着不斷擴大的商品生產，不斷地追求金錢。他們需要金錢來換取廣泛商品化了的生活的材料；他們更需要到處聚集金錢來購入商品化了的生產原料。於是對於金錢的貪慾，奴役着整個人類的生活。人們再也不是金錢的主人，而成爲被金錢肆狂地驅役的奴隸。在金錢的貪慾之前，再也沒有道德的限制。設局倒賬，只不過是這種貪慾的一個很不起眼的

面貌罷了。

金水聽從了在「賺錢」上頭很有權威的兒子們，動了「賺錢」的心，除了自己的一點積蓄，還以標會的形式，聚集了一些金錢，投資於一項騙局；一個應該只追求「天上的國度」的牧師，以他「老老實實，客客氣氣」的面具，設局詐騙。在這一切的背後，存在着一個在追逐商品、追逐金錢的社會中對於金錢的瘋狂的貪慾。這種貪慾，隨着商品無孔不入的浸透性，滲透到一個陳遠的、貧困的漁村，攫取了一個「從來不敢想要做什麼大生意賺大錢、只要有飯吃就行」的金水，播弄他們的命運。當金水背負着無力還債的羞恥，震驚於被工商社會再塑造為一個只知金錢不知親情的兒媳，終至飲恨而死的前一刻，他所說的一個字也就是包含着多少怨恨、憂愁、羞辱、恐懼和悲哀的：「錢！」

二、「金水壩」中的人

■ 惡夢

十數年來，臺灣的工商業有長足的發展。這個發展，隨着大量商品無遠弗屆的浸透，也無遠弗屆地改造了臺灣的社會，從而改造了生存在這個社會裏頭的人的精神面貌。以傳統的、自足的

•「鑪水金」評試•

農業經濟爲基礎的人情義理崩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單純的金錢的關係。

金水嬌在貧困的時日中，含辛茹苦地把她六個兒子養育成人，一個個大學畢了業，「做經理的做經理，當船長的當船長」。孩子們的成就，曾是金水嬌的驕傲，也爲貧困的漁村人民所詬羨，此無他，而乃在於他們取得了可以大把賺錢的地位——財盛是合作金庫裏的經理；阿和是個船長——，「不像……討海人，要風平浪靜才有錢賺。」

這些藉着母親沉重的勞動，換來脫離生產以上學受教育的兒子們，畢竟受的是爲工商社會訓練精英人材的教育。這樣的教育，足以引發他們在這個追逐商品和金錢的社會中向上爬升的野心，即使他們日深一日地同他們所自來的落後漁村疏隔了。曾經在艱苦的時日應允「等我結了婚，我一定要接你來和我住一齊。你爲我們孩子辛苦一輩子，以後你應該好命，應該過得舒服、爽快」的兒子，一變而爲對父母錙珠必較，不孝不養的城市人了。「金水嬌」第五部份有一場兄弟爭相推諉，不願意爲亡父償還債務的場面，把這些瘋狂追逐和佔有金錢的兒子們，做了深刻的敍寫。孩子們的這種重利悖情的面貌，對於從舊時代遺留下來的金水夫婦，一直是如同惡夢一般難於相信和接受的現實：

她（金水嬌）心裏疑疑惑惑的，不懂得爲什麼兒子長大了都會變得這樣。她簡直不能相

信這是真的，倒像是在作夢。

艱難苦苦地巴望了三十幾年，望到兒子長大了，大學畢業了，娶妻成家了，原來都只是
一場空夢……。

然而，這畢竟不是一場夢。正相反，這却是人在一個以金錢的追逐為最大的動力的社會中的
真實面貌。金水夫婦的驚恐、惶痛和忿怒，只是對於這個拜金社會之適應不良的症候罷了。

■ 鄉下人進城

在鄉下被人逼債逼得走頭無路的金水嬌，終於決心到繁華的基隆市，找兒子們想辦法。在這
個十里洋場的工商港市，金水嬌顯得這麼不相襯：

金水嬌把能够穿的衣服都穿上了，外面罩着幾年前從舊貨堆裏檢出來的灰黑的破舊大衣，
衣領和袖子都毛茸茸的。身體臃腫得像一團黑色的發脹的棉球，只剩下青黃細小的臉龐，
露在外面，像一顆放得過久的乾癟的橘子，滿佈綹紋。她以平時挑雜貨擔的那種慣常的細碎

的脚步和半跑的姿勢，走在大街上。左手挽着一個灰色的布包，右手握着一把黑雨傘。陽光照着她微微佝僂的身體。走着走着，使她漸感燥熱起來。她用挽在手臂的布包擦擦臉，解開大衣的扣子，不經意地瞥了一下大衣底下敞露出來的長短參差的衣襟，猶豫了一下，又把大衣重新扣好。她略略放把脚步慢。過不久，又不自覺地繼續以那種慣常的細碎的脚步和半跑的姿勢走起來。汽車「嘩！」、「嘩！」地從前前後後飛馳過去。

大部份「鄉下人進城」的題材，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一幅詼諧的、嘲弄的圖像。但是王拓的這一段描寫，却帶着一股漠漠的悲哀。在一個工商社會，衣着、外表是人的一個很大的負擔和壓力。這個壓力來自一個新的社會價值標準，即人追逐金錢的本事和擁有金錢的數量。新的和舊的社會價值底矛盾，便構成了金水孀夫婦和他們的兒媳之間的矛盾。金水孀從八斗子帶一些自己晒的魚乾去看兒子，兒媳說：

「阿母，妳怎麼每次來都要這樣麻煩？帶這帶那的。這種乾魚脯這裏菜市場也很多，何需這樣帶來帶去做什麼？要吃我們自己會去買。」

當金水嬌在客廳滑倒，兒媳說：

「阿母，你要小心一點。電視機上的花瓶是日本帶回來的，不要打破了！」

當金水嬌找到合作金庫去看他的兒子財盛，那位體體面面的兒子說：

「什麼人叫你來這裏找我？」

「這包乾魚脯是我今年夏天晒的……。」

「到底是什麼人叫你來這裏找我的啦？我在這裏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妳拿這乾魚脯來這裏給我做什麼？妳不會拿到家裏去？」

金水嬌這才看到兒子滿臉不耐的急怒的神色。她心裏突然一沉，雙手捧着那包乾魚脯，怔怔地楞在那裏，像做錯了什麼大事，被嚇得變了臉色。

「妳要來也要穿得體面一點。穿得這樣黑墨墨破落落的，給人看到了，我要把面皮放到那裏去？」

財盛把母親當做一個極大的羞恥，把她從合作金庫的後門送了出來。金水嬌的兒子們變了。其實，變的不止是金水嬌的兒子們。在還沒有被兒子們的非情震醒以前，連金水伯也變了；

……兒子……在社會上還蠻可以和人比上下的，所以他也變得有點怕自己的兒子了，再不像以前那樣，動不動就對這些兒子幹公幹母、腳來手來的。兒子的意見他也唯唯聽着；有兒子在旁邊，他也變得比較不敢對老婆粗言粗語。

對於一個在舊時代父權家庭中恣恣橫暴的父親，這不算小小的改變。另外，幾個做會首的鄉人和族人，在金水死後，逼着金水嬌還債的詞語和臉色，早已不再是敦鄰睦族的鄉下人。這一切的一切，透露出一個激變中的社會裏，人性是怎樣地服從於追逐金錢的貪慾的規律而曲扭了。

三、「金水嬌」中的意念

「金水嬌」描寫了一個貧困漁村中破敗家庭的兩代間的故事。我們不難看到王拓對於起自貧困，受到「良好」教育，擠身於工商社會的第二代人的強烈的批判。

這一個批判的基礎，却不在傳統的忠孝節義那一套。因為我們不曾聽見王拓引用過一句舊道

德去非難這些兒子們。他的批判的起點，不在想維護一個父嚴子孝、兄友弟恭的「美好古老的日子」。他所非難的，毋寧是使人性——在「金水爐」中，人性是具體地表現在父（母）子關係、村莊中鄰（族）人關係上——在以貨利的追逐和保有為最高目的的工商社會下歪扭的一股力量。倘若社會規律是一個狂暴的力量；是一股人的主觀意志所不能左右的法則，那麼，王拓的抗議，便在他於一片物質繁榮的頌歌中，毅然同那遮天而來的規律對決，揭開了人性普遍的曲扭，並以之為無法忍受的羞恥的這一點上，散發出人道主義的、燦人的、凜然的光芒。

「金水爐」中有許多的人物。但貫穿其中，着筆最力的是金水爐。她是一位具有無比豐厚生命力的事物。她個性樂觀、「愛講笑話、開朗、對前途充滿了希望」。她是一個擁抱一切，滋潤一切的「地母」一類的女性。她直接訴諸於我們對於母親的情感，給予讀者深刻的印象。

但是一個深思的讀者不難發現一個事實，即金水爐是在一切苦難中前後不會改變的唯一的人物。對於兒子們和族人鄰右的重利悖情，金水爐的錯愕和悲哀，是極其深切的。她被逼走到城市中，「替人幫傭，洗衣煮飯帶小孩」，為的是要還清那一筆生活優渥的兒子們不願還清的債。她的願望是：「等還完了（債），她就要重新回到八斗子，清清白白的，她要到媽祖廟來燒香。」對於那些不肖非情的兒子們，她還替他們祭煞補運……。

•「金水嬌」評試•

也許王拓要描寫的，就是一種「永恒的母性」吧；也許王拓正要從「不變的」母性，去襯托出她周遭激變的人性吧。然而，對於想要在「金水嬌」中王拓所提出的問題追尋王拓的解答的讀者，恐怕是不能不有茫然之感的吧。因為要求一個解答——或者一個暗示——的讀者，絕大多數是並不能像金水嬌一樣無緣由地，近乎本能的「愛講笑話、開朗，對前途充滿了希望」的。也許現實生活中有不少這種「天下無不是的兒女」，不記念鄰居、族人之惡的母親吧。然而，當我們看是金水嬌經歷了一場苦難、錯愕和悲傷以後，只不過是繞了一個圈子，去回到同一平面上的原來的起點，我們感到金水嬌變成了一個靜止的、沒有運動的人物，陡然消滅了這個人物底性格上的生動、感人的力量。王拓在結束故事的「尾聲」中，色調一反通篇的沈悵，看來有一份刻意設計的鮮明煥發之感。或者王拓有意藉着這種明快的色澤暗示他對於人性、對於世界的「前途充滿了希望」。但是面對一個在金錢的暴力下人性歪扭、墮落的問題的讀者，像金水嬌這種「生命豐厚」的、不易的母性，却未必是一個好的解答。據我想，像一切初初寫作的人一樣，他的這篇比較重要的作品中，帶有若干自敘的性質。也許王拓在自敘的現實性上，動了情感，以至於忽略了必需通過作者予以集中起來的藝術上的現實性和思想上的現實性所致，亦未可知。

然而，單只就「金水嬌」來評估王拓小說中的意念問題，是極不公平的。例如在「炸」這篇小說中，他創造了一個具有高度普遍現實性的父親。這個父親只依靠一隻落後的舢板，在層層

掠奪的漁村經濟中，爲了生活，又落在高利貸資本的掌握中，受到殘酷的盤剝。但是他相信，教育的機會是使他的第二代——阿雄——掙脫貧困的有力的方法。於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險去非法炸魚，終致不慎失手喪生。這是另一個在金錢的暴力下，一顆父心的悲劇。王拓的小說，便是充滿着這種對於貧困中的人的解析：蠶蝕他們的愚昧、迷信、賭博、疾病和絕望，以及他們的強韌的生之毅力。王拓的藝術中，沒有慘愁的夢囈；沒有纖弱陰柔的娘娘腔；沒有無力的、自憐的感傷。他的文學並不漂亮，並不豐潤富泰，像漁村中一張滿是風霜的臉龐，給予你某種索漠而強烈的現實主義底迫力。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交織着侵略與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中國。爲了國家的現代化；爲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她經歷無數的苦難，跋涉遼遠的坎坷。在這樣的中國現代史中，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作家，是不能、也不屑於撿拾西方頹廢的、逃避的文學的餘唾，以自欺自瀆的。因此，帶着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革新意識的現實主義，從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全局去看，是中國文學的主流。從這個觀點去看，王拓和臺灣少數關心社會，敢於逼視現實中的問題的年輕作家，已經莊嚴地承續了這個不可壓抑的使命。王拓在文學創作上還是一個新手，他還有一條長遠的道路等着他走下去，然而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如果有學院派的教授先生們，或唯藝術論的紳士們要